



■《百合2》，138 x 138cm，紙本設色，2016。 ■《六荷》，138 x 138cm，紙本設色，2016。 ■《紅冠》，138 x 138cm，紙本設色，2016。

顛覆傳統 東西交融 黃戰生筆下的 花花世界

在廣東畫家黃戰生的筆下，水墨不會有浮誇的革命突變，但他也從不是囿於傳統的老派畫家。當國畫顏料和進口水彩同時雀躍於調色盤，當水墨技法和油畫色彩融匯成同一朵荷花，他在與「花東花西」香港個展同名畫冊的扉頁上寫道：「花花這世界，畫畫這東西，有東有西，互為交融，魚歡水樂，亦東亦西，雖面目有非，卻欲其樂，出其品，『花東花西』出其感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黃戰生日前於大會堂舉辦名為「花東花西」的香港首展，展覽由香港日利國際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和廣東省中國畫學會共同主辦，展出花卉、山水和寫生作品共45幅，其中以今年創作的花卉作品最多，荷花、水仙、百合、雞冠、海棠、石榴、木棉等皆在其中，各具特色。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本地畫家黃黑靈、何百里等主禮嘉賓出席展覽開幕式，許曉暉表示甫入場便感受到繁花錦簇的氛圍，「畫家以不同的題材、色彩和手法表達對花的欣賞，現在的香港正是多花的好時候，與展覽主題相互輝映。」



■(右起)黃戰生為許曉暉、黃黑靈、何靖介紹展覽作品。

偏愛大尺幅畫作

對黃戰生來說，「花東花西」這個展覽主題有着特別的意義，代表他將西洋技法與國畫傳統相融合的過程。展出作品尺寸分為16平方尺和4平方尺兩類；16平方尺的畫色彩耀眼飽滿，花朵部分的繪畫技法偏於中國畫傳統，背景則偏於「混沌」，西洋技法明顯，秉承一貫的視覺衝擊力，使得整體畫面感強烈，也是他要表達的更傾向於西方審美和欣賞習慣的大格局、大筆觸的「花西」。而4平方尺的畫則更具傳統性和趣味性，傳統性即是在筆墨上更講究中國畫的韻味，但又不拘泥於傳統文人畫的題材和佈局；而趣味性則是他依自由率真的性情作

畫，並不囿於傳統而淡化色調，這些小畫即為他要敘說的「花東」。

場內尺幅最大的作品《花東花西》正與展覽同名，也是黃戰生此展中最高興的畫作。畫中描繪生機勃勃的竹節海棠，他介紹道：「我盡量將花葉畫得很平，通過水跡衝擊的肌理創造豐富的變化，而畫中的紅線顏色靈感則來自敦煌壁畫，通過花枝的疏密處理、大小葉片的變化形成節奏，像音樂般有旋律感。」而《紅冠》則描繪盛放的雞冠花，畫法堪稱黃戰生之獨創：先用黑墨打底，再於黑底上畫出火紅的花朵，寫實寫意兼備，配以墨綠色背景及半透明的粉紅花莖，色彩飽和，對比強烈。

色彩為主墨為輔

愛畫荷的畫家很多，多以傳統的筆墨和造型表現荷花的氣質，黃戰生則不同，他筆下的荷花更多是他個人趣味的體現。他愛荷源於出生地廣東



■「花東花西」繪畫展充分體現了黃戰生東西交融的創作風格。

黃戰生

黃戰生生於廣東，現為廣東畫院簽約畫家，廣東省中國畫學會理事，河北美術學院特聘教授。他曾舉辦「黃戰生綜合藝術展」、「散漫——黃戰生國畫展」、「山·花——黃戰生中國畫展」、「天工——黃戰生山水」等個人畫展，而他的美術及藝術評論作品亦散見於《人民日報》、《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羊城晚報》等報刊，出版專著包括《散漫——黃戰生畫集》（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吉祥符》（海南出版社）、《閒雜——黃戰生國畫》（八面文化傳播）、《花東花西——黃戰生》（山泉局）等。

汕頭市的澄海區，「家鄉幾乎每家每戶都種荷花，附近還有一座蓮花山，我從小多畫身邊景物，荷花是我的最愛，所以筆下所畫的荷花也愈來愈多，我現在自己也在種荷花，荷花品種繁多，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後來他進入美術院校學習雕塑和油畫，上世紀九十年代結識愛荷畫荷的著名畫家黃永玉，「我常觀摩他作畫，他的作品極富視覺衝擊力，在思維方式、對事對人等方面，我都受到他很大影響。」

科班學習使黃戰生有扎實的西畫功底，畫面性強的中國畫又是他所情有獨鍾的，兩者碰撞擦出火花，「大家都在傳統筆墨上下功夫，我覺得應該顛覆一下，突破自己。所以自去年起，我便開始進行一個反傳統的嘗試。傳統國畫主要是用水墨去表現，我則選擇以色彩為主導，墨為輔助，用來襯托顏色。這種嘗試還將繼續下去，明年將以山水主題再舉辦個展。」他說。



■黃戰生在畫室創作。



■《山居圖》，48 x 180cm，紙本設色，2015。

「初·倆」：陶泥中的初心之禪



■張碧華《映》系列的陶製作品利用光呈現出夢境般穿透而舒緩的狀態。

日本禪師鈴木俊隆在禪宗入門讀物《禪者的初心》中曾提到，「初心」有助於看透事物本質，破除積習，認識自己。在一次次自我反思，尋回「初心」的過程中拔除心中的野草，能幫助人們甩開習以為常。而拒絕理所當然，跳出思維局限的那一剎正是藝術工作者們往往求之不得的靈感。兩位本地年輕陶藝家張碧華及鄭禮仁將藉他們的首次畫廊展「初·倆」呈現並記錄各自看待陶藝的「初心」。張碧華喜歡與泥相處的那份怡然，並認為對人類意識的探索通常就是其作品除陶泥外最重要的素材，她嘗試透過光帶出瓷器中的抽象意念，其系列作品《映》在燈光下煥發出夢境般穿透而舒緩的「神態」。張碧華



■鄭禮仁的作品現代感十足，將造型與製作的平衡發揮到極致。

說：「光打在展覽空間內，構造出影子，同時營造舒緩的氛圍，能散發出引人入勝的能量，令觀眾聯想起捉摸不定的事物。」而另一位參展人鄭禮仁則在當代陶藝家中萃取靈感，他熱愛與陶泥相關的一切創作，無論是雕塑抑或是具有功能的器皿。鄭禮仁表示：「把陶泥擲向拉坯機那一刻，以及專注於轉盤及陶泥的平衡與集中，可以帶給我無可代替的滿足感。」而他今次所展示的作品不論製作工藝或造型均體現出這位年輕藝術家陶醉於平衡的精神狀態。 文：趙偉

展期：2016年7月8日至8月4日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15A號地下巨年藝廊

唐代壁畫韓休墓「高士」與武惠妃墓「舞女」首次公展

為慶祝建館25周年，陝西歷史博物館特舉辦《風華重現——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入藏壁畫暨保護修復成果展》。除了唐玄宗武惠妃墓室壁畫「舞女」外，讓人眼睛一亮的還有著名的唐代韓休墓壁畫的「高士」，可謂景近而意遠。因地處「天然的歷史博物館」陝西



■展覽現場

歷史博物館多年收藏的唐墓壁畫是其獨特珍貴的珍貴藏品，擁有20多座唐墓的壁畫精品近600幅，畫面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在國家文物級別評定中，其館藏品中5件（組）18幅被國家定為國寶級，69件（組）82幅被定為一級品。

走進以唐代韓休墓壁畫為巨型背景的《風華重現》展覽，瀏覽過墓室結構等背景常識後，你會被唐代藝術家的畫筆不經意地帶入「盛唐氣象」：雍容的氣質、簡約的人物、精緻的器物、明快的山水與栩栩如生的動植物。譬如唐玄宗武惠妃的「舞女」，章懷太子的「侍女與侏儒」，以及唐磚上的「拼圖」人物等，不難發現藝術演進的痕跡。

受到盜墓破壞的影響，唐代韓休墓壁畫雖然大部分保存完好，但是

首次展出的「高士圖」仍有一些損壞。原本有6幅猶如屏風般圍着棺槨的高士們，如今只剩下4幅，另2幅不幸丟失。

文物專家文軍說，唐墓壁畫風格獨特，著名的韓休墓壁畫描繪了當時的儀禮規範、生活習俗、時尚娛樂和美學風格，是研究盛唐時代社會生活尤其是貴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形象資料，在中國文物保護史和藝術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受到保護技術和展覽條件的限制，聞名遐邇的韓休墓壁畫《樂舞圖》和《山水圖》沒有參展。專家表示，目前兩幅壁畫仍在保護修復過程中，待保護修復工作基本完成後，經專家論證具備成為展品條件時，將有望參與展覽。

藝術研究團體TRES「廢棄物」彰顯城市面貌

當代藝術以綜合眾多創作方式為其重要特點，由視覺藝術家Iana Boltvnik及墨西哥攝影師Rodrigo Vinas組成的墨西哥藝術研究團體TRES，認為廢棄物有助我們更了解當代社會，他們擅長利用藝術實踐探討公共空間與垃圾間的蘊義，同時整合人類學、考古學等多範疇學科對話；向觀眾介紹由廢棄物發散開去的創作意念。7月，這對不久前獲選成為2016 Robert Gardner Fellowship 攝影獎的藝術研究團體，將首次登陸香港舉辦以「香港——無所不在的廢棄物」為主題的跨媒體展覽。

程，我們嘗試從港人生活所產生的各式各樣廢棄物入手漫遊香港。」

香港是TRES繼墨西哥及曼徹斯特後投身研究的第三站。於本次展覽中，他們會以相片、圖畫、地圖及其他創作方式把廢棄物的故事呈現出來，再附以統計數據、訪問、藝術及其他研究，為觀眾帶來獨特的視覺體驗及思考，而中英對照的《香港——無所不在的廢棄物》一書亦會於展覽期間展出。TRES指出：「廢棄物本身載有大量資訊，其容量、經濟意義及象徵意義，都可解釋個人或社會整體面貌。此書本中的內容會令展覽變得更有立體。我們將廢棄物轉化為照片和圖像，藉此呈現出廢棄物的微細特徵和整體之間的張力。每一件廢棄物的獨特面貌都可讓我們更透徹了解人類文化，廢棄物除了告訴我們是誰外，也是我們在生活中刻意丟棄和遺忘的東西。」 文：趙偉

日期：2016年7月2日至11日
地點：香港北角堡壘街華健大廈 Connecting Space



Gabriel Orozco：令幾何向自然延伸

White Cube 現正舉辦墨西哥後概念藝術家Gabriel Orozco的最新作品展。近年來Gabriel Orozco頻頻穿梭兩地，分別以東京及墨西哥為藝術基地展開創作。過去一年他對日本當地的金色紙板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興趣，於是就地取材從藝術品供應商處買來大量標準尺寸的紙板，於其上用水彩圈畫出一連串旋轉的「幾何動作」。為便於保存及攜帶，水彩多以乾性色素的形態存在，只有遇水才化為液態，一旦乾涸便又回歸細粉狀覆蓋在畫紙表面，作畫過程帶有種不可預測的率性。但Gabriel Orozco卻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水彩練習，用流動的筆觸引導色彩在網格的軸點及圓圈內相互交匯。這種即興與自律繪畫方式的結合，被Gabriel Orozco形容為自然生長的「有機體」。



■Gabriel Orozco最新的水彩作品多為幾何與自然的「有機結合」。

日期：即日起2016年8月20日
地點：香港干諾道中White Cube

同時，Gabriel Orozco懷着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將水彩畫裝置分為風景、污漬和形狀三類，使幾何關係不再是純理論性和機械式的聯繫，而向自然界積聚增生。他說：「我不清楚到底什麼是自然，但描繪自然本就是繪畫美學的發展根源。」因此人工和天然混合在同一畫面裡，就像是現代社會中形形色色生命體的生長狀態，在科學、工業、文化、社會的角力中，是色彩還是污漬，是幾何還是自然，早已無據可考。Gabriel Orozco正是透過模仿生長與傳播、累積和液化的形態，暗喻「自然」或「文化」的命題始終徘徊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文：趙偉